

有没有人可以推荐那种甜甜的小说啊，全篇无虐的，看的时候不需要用脑子思考的那种？

那天毕业聚餐，喝醉了躺在亲哥家的沙发上借宿，半梦半醒间，看见一高个儿帅哥围着浴巾，从客厅穿行而过。

酒一下子醒了，透过眼缝，我看到了男人紧绷的线条，白皙的肌肤，以及，那张冰冷禁欲的脸。

水珠顺着后背紧致线条汨汨流下。

扑哧。

他单手启开易拉罐。

随着喉结的滚动，我听到饮料被咽下的声音。

这样活色生香的美男，真是.....太刺激了.....

接着，有人穿拖鞋踢踢踏踏地走近，压着嗓子，

「你怎么出来了！躺回去！我还没完事呢！」

说话的是我亲哥。

粉红的泡泡啪一声，被无情戳破。

那一刻，一道天雷滚滚，劈在我脑门上。

这个男人，是我嫂子？！

《佳期如许》（已完结，保甜～）

1

午夜 12 点。

我像个木偶，直挺挺躺在沙发上，紧闭双眼。

我哥正在与男人做最后的谈判。

「时间到了。」男人声音冷淡，惜字如金。

「我续费，续费还不行？」

我听得心惊肉跳，我哥到底在搞什么啊？！还给钱？！

爸妈都是正经人，我和我哥都有光明的未来，我不能眼睁睁看他犯下大错。

我睁开眼，幽幽从沙发上起身，露出乱糟糟的头：

「尤川泽，你敢搞金钱交易，我就报警抓你。」

他们应该没想到我躺在这里。

午夜的月光被鱼缸的水反射在我脸上，闪烁明灭。

高冷男人呛了一口，手腕轻轻揩去唇角的水渍。长腿一迈，转身用我哥挡住了自己的身躯。

我哥像个被吓到的土拨鼠，尖叫一声，抄起一件外套像麻袋一样套在我头上。

「喂，我要告诉爸妈！」

「嘘！嘘！嘘！别，你哥就这点脸了，千万别瞎嚷嚷。」

我哥长得高，可没想到「嫂子」更高，足足越过我哥半个头。

我挣开外套的时候，男人早已穿上浴袍，胸前的肌肤被捂得严严实实。

他随意地倚在沙发背上，深色的眼瞳缓缓在我身上打了个转，问我哥：「你妹妹？」

我哥如临大敌，老母鸡一样将我护在后面，「你不许看她！」

哟，这醋味挺大，生怕自己男人移情别恋。

我心里还惦记着把我哥送进去吃饭的事儿，一个劲儿追问，「你为什么要给他钱？」

我哥吞吞吐吐地说，「哎.....我这不有个考试没过嘛.....雇他帮我复习备考。」

我哥，作为本市最繁忙医院的一名大夫，经常有各种稀奇古怪的考试。

但我不明白，他为什么深夜，叫一个男人来家里，光着膀子陪他复习.....

可能这就是爱情吧。

男人一言不发，默默喝着汽水，一瓶很快见底。

「走了。」

易拉罐灌进垃圾桶，被撞得东倒西歪。男人不冷不热地丢下一句，转身向外走。

「盛砚书！给老子回来！」

我哥跳起来勾住他的脖子，往房间里拖。

我「嫂子」眼睛微微眯起，面无表情地被尤川泽拽走。

看到如此温馨的一幕，我热泪盈眶，并做好长期替我哥打掩护的准备。

砰！

门关上了，我默默说：

「哥哥，你放心！我会替你保密的！」

2

毕业后，实习公司开始了第一轮面试。

我哥家离公司很近，我起了个大早，草草化个妆，不到7点，在玄关处碰见了准备出门的盛砚书。

他穿了一件简单的白衬衫，两肩宽阔，正有条不紊地换鞋。

昨晚夜色朦胧，没看清，今天才对我这位「嫂子」有了深刻的认识。

人很高，长相出色，戴一副金丝框眼镜，低头看人的时候有一点压迫感。

想到昨晚香艳的场景，我突然面红耳赤，真是太失礼了，昨晚我竟然对他有想法.....

腼腆地喊了声，「嫂子好。」

他不冷不热地看我一眼，嗯了一声。

我左顾右盼，问：「我哥呢？」

「没起。」

看盛砚书神清气爽的模样，我顿悟，对他投去「不愧是你」的目光。

他从柜子上摸了钥匙，问我：「去哪？送你。」

这就是嫂子的关怀吗？

「诚益大厦，谢谢嫂子！」

我狗腿地跟上去，粉色的尖皮小高跟踩在地板上，嗒嗒作响。

盛砚书皱起眉头，看了眼十公分扎蝴蝶结的高跟鞋，没说什么。

车停在楼下，盛砚书拉开车门坐进驾驶位。

我在副驾驶和后座之间犹豫，窗户落下，露出盛砚书平静的脸，「坐前面来。」

「好的嫂子！」

我哥一直说，他的副驾要留给未来的老婆。现在我坐了他的副驾，哥哥不会生气吧？

我一边胡思乱想，一边报了地址，看盛砚书沉默地发动了车子。

「刚毕业？」

好一阵儿，我意识到嫂子在问我。

我点头如捣蒜，悄悄看了盛砚书一眼。

不得不说，我哥的眼光大小就好，历任女朋友貌美如花，不是校花，就是班花，总之，一定要带个「花」。

而眼前这位，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了，是高岭之花。

被我哥那个情场老手折下来。

车里气氛很尴尬。

我在车门的置物筐里看见了尤川泽过生日时我送他的墨镜，果然是真爱啊。

我清了清嗓子，问：「嫂子何处高就？」

盛砚书将窗子落下一条缝，风从窗缝灌进一丝清凉。

「你哥同事。」

我噢了一声，日久生情。

难怪难怪，他似乎并不喜欢我的香水，也不喜欢我的蝴蝶结高跟鞋。

可是没关系，他喜欢我哥就好了。

车停在写字楼下，我点头哈腰地告别了大佬。

一回头，刚好遇见同期实习生。

车贴了防晒膜，看不清里面。

她们只知道我从一辆车上下来，满脸暧昧，「佳期，交男朋友了？」

我矢口否认，很自豪地炫耀：「那是我嫂子！妇产科大夫！」

装 X 的后果就是，她们搜罗了一堆健康问题，让我帮忙咨询。

我活了 24 年，骚扰尤川泽已成习惯。

这位 30 岁的老哥哥在看到那条「产后妈妈母乳喂养与奶粉喂养的区别」的咨询后，终于爆发了。

密集的语音刷屏，点开后，他像头咆哮的母狮，

「尤佳期！你再敢放肆，老子就把你大学偷着谈小男朋友的事抖出去！」

我吐吐舌头，收敛了不少。

我和我哥一个毛病。

喜欢好看的，不论年纪大小，主动出击。

可我比尤川泽眼瞎，不会识人，从小到大，追过几次男生，第一位拿我的零花钱给班花买辣条，第二位让我帮别的女生写作业。

因为脑子不好，我被父母勒令禁止谈恋爱，等毕业相亲。

当年大学期间，我叛逆地进行了反抗，跟一个小三岁的学弟谈了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恋爱，手都没来得及牵，就被甩了。

分手那天，我吐脏了尤川泽三条床单，还差点溺死在洗脸池里。

是尤川泽骂骂咧咧地照顾我，替我瞒下这件丑事。

我以为那是「亲哥的爱」，直到后来，他以此要挟我交出零花钱给他女朋友买冰激凌吃，我才知道他险恶用心。

此刻，面对尤川泽的威胁，我吓得一激灵，

「别！我就是问问嘛.....职场人情嘛，我很可怜哒.....」

等了几分钟后，对方分享了一个名片。

昵称简单的三个字：「盛砚书」。

随之附带一个字，「滚」。

我怀着神圣的心情，如愿加到了我嫂子的微信。

那边很快就通过了，问：「哪位？」

「嫂子！嫂子！是我！尤佳期！」

那边隔了几秒，发来一个「哦，有事？」

我犹豫了半秒钟，厚着脸皮把「产后妈妈母乳喂养与奶粉喂养的区别」这条，一键转发，跟一条：「求解答！」

过了两分钟，一段又长又密集的文字出现在对话框里。

我激动得热泪盈眶，完全忘记了我哥的恶劣态度，在他面前把盛砚书夸上了天：

「你多学学嫂子的为人处世！人家还没进门，就懂得为家人着想。不像你，除了骂我就是骂我！」

我哥：「？？？」

「我什么时候结的婚？你哪来的嫂子？？？」

「哇！尤川泽！你翻脸不认人！盛砚书这么好的人，你不要玩弄别人感情！」

我哥这次直接发起视频通话，刚接通，他扭曲的大脸占满了整张屏幕，母狮咆哮开始：

「老子是直的！老子是直的！老子是直的！」

我突然鼻头发酸，浓浓的亲情在此刻发挥到极致，「哥，别说了，我祝福你们。」

3

面试很顺利，由于实习期表现优异，我很快就收到了入职通知。

手机收到入职体检报告的时候，我正好在医院附近，上面报了子宫肌瘤，网上一搜，癌症起步.....

放弃了网络问诊，我开始翻医院的挂号软件。

意外发现盛砚书坐诊。

果断挂了嫂子的号，30 分钟后，我屁颠屁颠出现在妇科门诊。

周末人很多，诊室门前排起了长长的队，快到中午，我终于走进了盛砚书的诊室。

他低着头，公式化地问：「哪不舒服？」

盛砚书带着一个金框眼镜，白大衣里面的衬衣系到喉结之下，标准的禁欲系男神，语气平淡如水，让我莫名紧张。

不愧是我哥，连盛砚书都能拿下。

我清了清嗓子，喊了他一声：「嫂子！」

盛砚书修长的手指突然捏着笔尖不动了。

他抬眼，发现是我，仰在靠背上，换了个问题：「你怎么来了？」

我举起报告单，悬在他面前，哭丧着脸说：「我好像得绝症了.....」

盛砚书也不接过去，一言不发地看完报告单，眼睛虚起，缓缓吐出两个字，「绝症？」

「不.....不是吗？」

他抽出我手里的病历本，低头嗤笑一声，云淡风轻地说：「不像。」

啊.....有被帅到，这该死的安全感。

「有男朋友吗？」他突然出声问我，同时在病历本上写下龙飞凤舞的一行字。

我一愣，点点头，羞涩道：「以前.....有过.....」

虽然并不是很好的经历。

「有 X 生活吗？」

他的语气，平淡得仿佛在问今天天气如何。

一口唾沫卡在我喉咙里，我五指死死攥紧，拔高了声音，「没有！」

盛砚书笔尖一顿，眼睛微微抬起，透过金丝框眼镜，严肃地审视我，「实话实说。」

突如其来的压迫感将我锁定。

我举起手发誓：「嫂子！我真的没有！」

盛砚书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确保我没有说谎，点点头，继续：「月经正常？」

如果不是知道盛砚书的身份，我早就面红耳赤地找个地洞钻进去了。

我睁着大眼，「呃，挺准的，一个月一来，一次4天，偶尔会痛经。」

我满脸涨红，快把老底扒出来了.....

盛砚书停下笔，抛出四个字：「继续观察。」

「就.....完事了？」

盛砚书挑挑眉，唇角漾出一丝笑意，「不然呢？」

结束了一场压力山大的问诊经历，我如释重负地走出诊室，漫无目的地闲逛一圈，买了满满一箱汽水重新抱回去。

哐！

一整箱汽水被我结结实实撂在地上。

盛砚书揉着脖子，听到声音抬起头来，诧异地看着我。

我擦了把汗，笑着说，「谢谢嫂子，我请你喝饮料。」

我记得上次他在我哥家，喝的就是这种。

说完，我闷头往外走，他叫住我，「等我一会儿，马上下班了，带你去吃饭。」

一猜就有我哥，我才不当电灯泡呢。

找了个借口拒绝了他的好意，关上门溜之大吉。

昨天跟爸妈通视频的时候，说好我今天回家吃饭的，结果走到半路，接到我哥的电话：

「家里水管破了，爸妈正找人修。你房间被征用了，最近先住我那儿。」

这个消息来得太过突然，我绊绊磕磕道：「这.....不太好吧，会不会影响你和嫂子啊.....」

尤川泽立刻咆哮起来，「尤佳期！老子再重申一遍，我和他没关系！」

无视他的羞怯，我叹了口气，「好好好，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

盛砚书都承认了，我哥到底在别扭什么！真矫情！

知道今晚我哥和嫂子有约会，我打算随便买点什么吃。

晚上四点左右，却收到了大学班长的通知：

「佳期，学校为毕业生举办联谊会，你可一定要来！今晚气氛组全靠你了！」

作为大学文艺委员，热场的事我最在行。

反正要填饱肚子，在哪吃不一样？

匆匆回到我哥家，发现我的行李已经打包好，放在了靠南的那间小卧室里。

我翻出一件水蓝色珍珠吊带连衣裙，化了个美美的妆，准备出门。

走到玄关处，门一开，尤川泽和盛砚书提前回来了。

尤川泽手里还提着一兜子菜，与我撞了个满怀。

「啧，慢点，你火急火燎的，干什么去？」尤川泽推开我，看见我的穿着，脸一耷拉，「你干什么去？」

盛砚书目光从我的脸，划过锁骨，一直到大腿，轻轻蹙起眉，那种压迫感又来了。

「联谊啊……」我眨眨眼，「都是大学同学，我就去热场！」

对峙了 3 秒钟，我突然一猫腰，飞快地往外跑。

尤川泽熟练地揪住我好不容易辩好的马尾辫，轻轻一扯，拉回来，

「露肩膀干什么？还有，不许穿这么短的裙子。」

我拍掉他的手，一脸怨愤，「穿衣自由！」

「你不是我妹，老子才懒得管！今天你不换，就从我尸体上踏过去！」

我斗不过尤川泽，绕了个弯跑盛砚书后面，哼哼唧唧地：「嫂子.....你看他.....我就想穿嘛！」

尤川泽龇牙咧嘴指着我说：「尤佳期，把手给我撒开，离他远点。」

盛砚书站着没动，低下头对我说：「听你哥的。」

我噘着嘴，一张十足的怨妇脸。

盛砚书笑了，低下头对着我轻声说：「别惹老中医，当心给你扎针。」

我哀号一声，不情不愿地换了身宽大的T恤，一言不发地出门了。

关上门的那一刻，我哥语调拉长，十分欠揍道：「完事给我打电话，不许在外面过夜。」

砰！

门一关，他的声音被隔绝在门内。

「老妈子。」

我嘟哝了一句，转身下楼。

毕业后的第一场全系大联谊，来了差不多 100 来个人。

很不幸，我在里面看见了前男友，间接导致上台致辞的时候，我撞倒了麦克风，后半程全靠嗓子喊，现场一塌糊涂。

我，尤佳期，当年赫赫有名的演讲小天后，尬在台上，还是班长把我拽下去的。

下台后，我气急败坏地问：「他一个在校生凑什么热闹！」

当年我和佟嘉业的八卦闹得人尽皆知，他靠我实打实火了把，八卦谁不爱看啊.....

班长无辜地摊摊手，「他女朋友今年毕业啊.....」

淦！流年不利！

正说着，佟嘉业慢条斯理地穿过人群向我走来。

「学姐，好久不见。」

我挂着假笑，「是啊，好久不见。」

佟嘉业歪着头，打量我一会儿，突然说：「听说你到处跟人说我死了？」

我干笑几声，「可能是我记错了吧，给你道歉。」

佟嘉业没有生气，对着那边招招手，「学姐得表现出诚意啊，跟我们喝几杯吧。」

班长推了推眼镜，「没必要吧，你们几个大男人，欺负女孩子.....」

佟嘉业说：「我女朋友想跟她交个朋友，不灌酒。」

我深吸一口气，默念：算了，就当上坟了。

人一多，就会起哄，尤其是当年轰动全校的八卦主角出现。

我收敛着喝，酒精的作用下还是有点上头。

最后班长替我挡了一杯，拉起我就走。

我跟在后面，说：「谢谢啊，班长。」

他叹了口气，分开拥挤的人群，「家住哪儿？有人来接吗？」

我想了想，迟钝地掏出手机，拨通了尤川泽的电话，很快有人接起：「喂？」

我咯咯笑着，「哥哥，我结束了，你来接我呀.....」

那头一顿，「喝酒了？」

我重重点头，「喝了！」

「地址给我。」

尤川泽今天真好说话，没让我先上缴零花钱才答应。

我把电话往班长耳朵上一贴，「你跟他说吧。」

班长利落清晰地报了地址，扶着我站在路灯下，「佳期，以后别自己一个人喝酒。」

我点点头，靠着路灯杆闭眼休息。

我没吃什么东西，空腹喝了一点，酒劲就上来了，眼皮发粘。

很快，车灯照亮了路面。

一辆银色轿车停在面前，有点眼熟。

车门打开，一个高挑的身影踩着路灯下的影子，径直向我走来。

班长问：「佳期，这是你哥哥吗？」

我抬起头，睁开眼，看着男人沉着脸走进灯光下，高兴地说：「是……嗝……是我嫂——」

嘴上突然覆上一只大手，盖住出口的话，清冷的声线响起：「给你添麻烦了。」

班长目光在我和盛砚书之间逡巡。

我知道不能在别人面前叫他嫂子，于是挣开盛砚书的手，笑呵呵地说：「对，是我哥哥。」

班长这才放心地摆摆手，「佳期没喝多少的，她酒量浅……」

「好，费心了。」

盛砚书将我拦腰抱起，塞进副驾，俯下身替我系好安全带，冷冽的木质香冲淡了酒精的辛辣。

很快，车子发动了。

我不舒服地动了动，按着脑门，「嫂子，慢点开，我要洒了.....盖子扣好.....呃.....扣好.....」

盛砚书淡淡说道：「吐车上两百。」

我嫂子肯定是生气了，四舍五入，我哥也生气了，那么，我爸妈也生气了。

这样一想，我心里发堵，突然哭出声来。

盛砚书没管我，任我发泄。

车拐进小区楼下，车里已经开始了情感剧场。

我把自己和佟嘉业的破事倒豆子一样，全都吐出来。

最后头靠窗，闷声抱怨：「我哥不让我谈恋爱，我爸妈也不让，他们说我眼瞎，不靠谱。」

盛砚书砰关上车门，绕过车头拉开副驾驶，蹲在我面前，「佳期，到了。」

我突然住了嘴，抽噎几声，歪歪斜斜地走下车。

盛砚书挽住我的胳膊，一起往楼道走。

盛夏的风是闷热的。

我抱着盛砚书的胳膊，继续说：

「嫂子，我要找男朋友！我不能认输！明天就找——呃，不，今晚！我就下社交软件，我就——」

路过一处鲜花盛开的墙下，盛砚书突然将我推在墙上。

左手撑在我的耳畔，高大的身子俯下，将我困在一个他怀抱变成的狭小空间。

「你想要什么样的男朋友？」他低着头，不紧不慢地问。

温热的气息拂过我的发丝，痒痒的。

大脑在酒精的麻痹下，缓慢运转着，几秒钟后，宣告宕机。

「好看的。」我咬着唇，笑眯眯地说：「比如嫂子这样的。」

「我这样的？」

我唔了一声，「嫂子长得好看！你有兄弟可以介绍给我吗？」

盛砚书笑了，笑声顺着夜风，在我心头迭荡。

「我是独子。」

我晃了晃脑袋，努力让自己变得清醒，

「那.....那算了.....我不能喜欢嫂子.....我不能让我哥打光棍儿.....」

零花钱可以分享，但是对象不能！

坚决不能！

即便我跟我哥都悲催地爱上了同一个男人！

他凑近我的耳朵，轻声说：「可我不喜欢你哥哥，我喜欢你。」

我脑子乱了，满眼都是盛砚书的脸，我絮絮叨叨：「不能不能.....我哥娶媳妇都费劲啊.....我不可以的——」

嘴唇被人封住，打断了我的话。

这一刻，全世界只剩下我的心脏还在噗噗跳动。

我被人吻了！

他毫不留情地撬开城池，汲取掉我最后的理智。

更可怕的是，在这样柔和又不容拒绝的节奏里，我竟然开始学着回应。

该死的甜美.....又令人陶醉。

突然，脑子里断了根弦。

我剧烈挣扎起来！

我是个混蛋！

我竟然！

亲了我嫂子！

盛砚书察觉到我的抗拒，松开我，揉揉我的头发。

他刚说出一个「你」字，我一猫腰钻出他的桎梏，像只落荒而逃的兔子，撒腿朝楼上跑。

要死了！

咚咚咚！

楼道里回荡着我剧烈的敲门声。

「谁啊！催命呢！」

门打开，我哥系着围裙，手举炒勺，不耐烦地站在门口，一副贤妻良母的样子。

他本来可以有一个幸福的晚年，现在全被我毁了。

我扑通跪下去。

在尤川泽见鬼的目光里，我悲痛欲绝道：「哥，我对不起你，我，爱上了嫂子！」

死一般的沉寂。

隔壁邻居因炎热开了一条缝的门咔哒关上，上了锁。

屋里走出个一脸蒙圈的女人，对我哥说：「亲爱的，她.....在说.....我吗？」

我望着玄关镜子里，眼线混着眼泪在脸上淌成河的自己，又看看里面站着的貌美姐姐，喃喃梦呓：「到底谁是我嫂.....子？」

她一半戒备，一半好奇地走过来，躲在我哥身后，「你是佳期吧.....我知道你，有点突然.....我.....对不起.....」

身后传来脚步声，我哥往后一看，突然明白过味来，像吞了一颗苍蝇似的，提着我后脖领从地上提溜起来。

「尤佳期，你把舌头捋直，跟老子说喜欢谁？」

我被迫转身，面对迎面而来的盛砚书，发现他下唇上被我咬出的牙印儿，尖叫起来，「我没说话！我什么都没说！」

盛砚书喜欢我！

我干了什么？

我把大姨妈几月几号来，一次来几天都告诉他了！

我还问他产后妈妈的日常护理！

还因为没斗过前男友，喝得烂醉，当着盛砚书的面在车上号啕大哭！

盛砚书不紧不慢地走过来，也没理我，直接跟我哥说：「有问题跟我谈，别吓她。」

「你亲她了？」身后的语气森凉冰冷。

盛砚书大言不惭道：「是。我跟她告白了。」

「盛砚书！老子铲了你！」我哥这一刻像只露着獠牙的疯狗，挥舞着炒勺就冲过去，唾沫星子都喷我脖子上了，「你个老叔叔敢碰她！」

「不好意思，本人和你同龄，老叔叔。」

「盛砚书！老子不打得你满地找牙，就跟你姓！」

盛砚书笑了一声，「不用你跟我姓，你外甥跟我姓就好了。」

「你废了！」

一片混乱中，温柔的嫂子把我拉进了家门，隔绝了修罗场。

她憋着笑，一边替我擦脸，一边问：「你喜欢砚书呀？」

我吸吸鼻子，酒还没醒，委屈巴巴地点头，「有点喜欢……」

接着裂开嘴大哭，「我没脸了.....他什么都知道了，他连我子宫上有几个瘤子都知道了.....」

我嫂子笑得眼中带泪，还不忘帮我拍背顺气。

处于悲痛中，我还不忘记睁开肿胀的眼缝，抽抽搭搭地问：

「嫂.....嫂子.....你.....你什么时候跟我哥在一起的？」

我嫂子抿唇一笑，「大概半年吧。我们都是同事.....」

为什么我邈邈哥身边都是神仙？

嫂子更是人间温柔。

这下我确信了，尤川泽他真的喜欢.....女人。

而盛砚书，也喜欢女人.....

「嫂子。」我抱着她，声音闷闷地撒娇，过了会儿，说：「我刚才不是那个意思。」

我嫂子笑疯了，「说你不是川泽的妹妹我都不信。」

我们两个都离谱.....

不知过了多久，外面安静下来，我偷偷伸出耳朵听了听，站起来，「我出去看看。」

打开门，我哥铁青着脸站在门口，菜铲子头甩飞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杆。

他用一根指头抵住我额头，往门里推，「我跟他掰了，你跟他，分了！你想都别想！」

好不容易遇到个喜欢我的男人，我岂能放过。

我不服气，跟他顶，「他又不是你男人！你凭什么管我们！」

尤川泽咬牙切齿，「你个小东西找那么老的干什么！缺爱吗！」

「你才是老东西！盛砚书一点都不老！」我长牙五爪去掰他手指头。

我哥用手臂勾住我脖子，拖回客厅，「他以后来一次我打一次！」

「你不讲理！」

「跟你这种恋爱脑不需要讲理。」

我哥把我气哭了，无论我嫂子怎么劝，他就像吃了疯药一样，半步不让。

我回来卧室，门摔得震天响，气鼓鼓地坐了一会儿，打开手机，发现盛砚书给我发微信了。

「我和你哥没事，明早 7 点半，楼下等我。」

铲子头都甩飞了，怎么可能没事。

我冷静了一会儿，这个时候，我哥突然给我发来好几条微信。

「我跟你说了，你死了这条心！」

「我不同意！」

「爸妈也不同意！」

「他盛砚书别想进这个家的门！」

「他说的什么屁话！我外甥不能跟他姓！」

我飞快地回了一句：「好的哥哥，那就跟我姓吧。」

那头突然静下来，隔壁突然传来愤怒的锤墙声。

我抱着被子给自己卷成个卷儿，兴奋地给盛砚书回了一句：

「好。」

在我哥的锤墙声中，幸福地进入梦乡。

4

第二天，我特地起了个大早，鬼鬼祟祟地从家里跑出来。

盛砚书的车已停在楼下，本人倚在车门边等我。

见我来了，抬起手腕看了眼时间，说：「吃饭了吗？」

我摇摇头，「没呢嫂——」

牙齿打了个哆嗦，差点把舌头咬掉。

第二次跟人正经谈恋爱，是直接牵手吗？

我手指动了动，贼心刚起，盛砚书轻笑一声，让开身子说：
「上车。」

我尴尬地捋了下并不存在的碎发，轻咳一声，「好。」

「哎呀，这不是佳期吗？」隔壁老大娘提着一筐菜，牵着一只狗从远处走近，笑容可掬，「刚才在菜市场碰见你妈，说你家水管漏了，你住小泽家。」

我紧张地攥紧斜挎包，点头，「刘奶奶早上好。」

同时紧张地用身体去挡盛砚书。

刘奶奶顺着我的身体往上看，看到高出我一头的盛砚书，突然眼前一亮，「这是——」

「我叔叔！」

我站得板正，就差敬个礼了。

狗吠了一声，热情洋溢地伸着舌头，我吓得后退一步，刚好被盛砚书揽住。

刘奶奶八卦的眼神渐渐燃起，「噢，叔叔啊.....也挺好也挺好。」

看着老人离去的背影，我欲哭无泪。

我敢保证，不到下午，我妈就能知道我谈恋爱了。

一抬头，盛砚书面色平静地低头看我：「叔叔？」

我发现自己被困在车和他之间了，弱弱地说了句：「不能让我妈妈知道.....」

「重新喊。」

「呃.....哥.....哥哥？」

「别拿我和那个老中医相提并论。」

我苦着脸，最后试探性地喊了句：「砚书哥.....」

他低着头，一脸认真地问：「你难道，不考虑，叫老公吗？」

我脸噌一下涨得通红，顺着车慢吞吞往下滑，想像上次一样躲开.....

盛砚书笑了一声，松开手，「不闹你了，走了侄女。」

这句调侃又让我闹了个大红脸。

上班路上，我跟盛砚书吃了个早饭。

坐在路边摊，我小心翼翼地盯着过往人群，生怕被我妈抓包。

盛砚书慢悠悠替我夹了个包子，说：「今年多大了？」

我攥着包子，眨眨眼，一脸疑惑地说：「24。」

「嗯，不算早恋。」他剥了个鸡蛋，放我碗里，「你这样，总让我觉得自己欺骗了未成年。」

我一愣，突然觉得腰板硬起来，「对啊！我24了！我哥凭什么叫管我！他大龄未婚，难道还不让我嫁了？」

盛砚书点点头，「说得没错，你得嫁。」

我打了鸡血一样，路上叽叽喳喳地，直到写字楼楼下，还意犹未尽。

下车前，我犹豫了一会儿，飞快地凑到盛砚书侧脸上亲了一口。

之后飞快地关上门，咯咯笑着跑进了写字楼。

中午休息的时候，我看见开慧姐一脸担忧地坐在工位上，就凑过去了。

「开慧姐，你脸色不太好。」

开慧姐回神，说：「我肚子6个月了，今早起来开始痛，待会可能要去趟医院。」

老领导端着茶壶慢吞吞从书桌上抬起头来，从老花镜上方看我：「佳期啊，你跟你开慧姐去吧。反正下午没事，放你们半天假。」

我答应得很痛快，扶着开慧姐下楼，拦了辆车。

盛砚书的号满了，我们挂了另一位医生的号。

今天天热。

出了诊室，开慧姐去做检查了，我拿着一根冰棍边吃边等。

老远，突然听见有人喊我。

我循声望去，盛砚书对着我招招手。

心里的小鹿又开始乱撞了，我蹦蹦跳跳跑过去，说：「我有个朋友，她怀孕了——」

盛砚书侧过身子，比了个禁声的手势，我才突然看见，他另一只耳朵上挂着蓝牙耳机。

他在打电话。

我捂着嘴，抱歉地冲他笑笑。

很快，他挂了电话，说：「你哥哥。」

我心里顿时七上八下，「他不会听见了吧？」

「听见了。」

我哀号一声，转身就溜。

盛砚书勾住我的领子，轻轻拽回去，「刚才你说你朋友怎么了？」

我拍了拍脑门，「对，我朋友怀孕了，有点不舒服，我陪她来看病。」

话落，远处传来一阵踢踢踏踏的脚步声。

我探出头去，一个激灵。

只见尤川泽身披白大衣，脚踩拖鞋，手持钢针，面色铁青地杀到了妇产科候诊区。

他环顾四周，看到我默默躲藏的脑袋，大吼一声，飞奔过来，「尤佳期！你再说一遍！谁怀孕了？！」

我绊绊磕磕地说：「我.....我一个朋友。」

尤嬷嬷失声尖叫，「你怀孕了？！」

继而一把夺过我手里的雪糕，猛地转头，怒视着盛砚书，咆哮：「你干的？！」

偏僻的医院角落，我像只鸵鸟，缩在盛砚书身后，小心翼翼地伸手去抓我哥手里的冰棍。

尤川泽高高举着冰棍，冷着脸，「吃什么吃，你给我过来！」

盛砚书突然抬手，从尤川泽手里夺过来，递给我，「去旁边吃吧，没你事了。」

「盛砚书，你别惯着她。」

盛砚书冷冷盯着我哥，「上次我是认真的，我不认为年龄差是个问题。」

我舔了口冰棍，点点头，「我也不认为。」

尤川泽深吸一口气，语气前所未有的严肃，

「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我妹她脑子不好，根本分不清短暂的喜欢和爱。她喜欢你，就特么因为你这张脸！」

我愣愣地跟盛砚书对视一眼。

他突然笑了，对着尤川泽云淡风轻地说：「我知道，那又怎样？」

尤川泽一副看疯子的表情盯着盛砚书：「你有病吧？」

「我今年 30 岁，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如果佳期不懂怎么喜欢一个人，我可以等。」

我慢吞吞举起手，学着盛砚书说：「我今年 24 岁，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你给我闭嘴。」尤川泽没好气地打断我，「爸妈知道了，今晚，你俩跟我回家吃饭。」

开慧姐检查完，没什么大问题，我们就把她送回家了。

晚上 6 点，我规规矩矩地坐在沙发上，双手平放在膝头，腰板挺直。

尤家的七大姑八大姨都来了。

分成两派，男人一派，女人一派。

以我妈为首的长辈，搬着凳子绕了沙发一圈，围得水泄不通。

另一边以我爸爸和老哥哥为首，桌上摆满了二锅头，盛砚书身处一群大老爷们中，对答如流。

「啪」。

我妈敲了下桌子，示意我收回目光。

「怎么开始的？」

我指指尤川泽：「我哥做媒。」

「喜欢他哪儿？」

「帅，高，对我好。」

「知道他家里怎么样吗？交过几个女朋友？品性怎么样？父母是干什么的？」

我挠挠头，「这些东西，我哥比我清楚……」

后来的几个小时，尤川泽代替了我，成为长辈们的盘问对象。

我则混到我爸那边，一番死缠烂打，把灌盛砚书的酒全给推回去了。

我爸笑骂一句：「死丫头，还没嫁出去，胳膊肘子就向外拐了。」

盛砚书举起一杯酒，对我爸说：「叔叔，我和川泽同岁，家中独子，父母是医生，爷爷奶奶是教师，家风严谨。这辈子我不会做对不起佳期的事。」

我爸沉默了一会儿，说：「这些川泽都跟我说过了，我不担心。可你与佳期刚认识不久，谈婚论嫁有些操之过急。」

盛砚书微微一笑，「不瞒您说，这几年，佳期做的饭，我吃过不止一次了。」

我一愣，接收到他的目光，突然明白了什么。

我哥刚参加工作那阵儿，正是我跟佟嘉业打得火热的时候，被尤川泽抓包。

为了封口，我起早贪黑给尤川泽送爱心便当贿赂他，以防他有女朋友，不够吃，就按两人份做的。

直到和佟嘉业分手才停止。

然后我换成了隔三岔五给尤川泽弹微信视频，大吐苦水。

虽然尤川泽并不听，经常手机朝桌面一扔，镜头朝着天花板，成静止状态。

那段迷茫的岁月，我一个人对着静止的天花板，又哭又笑，坚强地挺过来。

盛砚书敬了我爸爸一杯酒，「叔叔，只要您允许我和佳期谈恋爱，谈婚论嫁的事，我可以等。」

家宴散场，尤川泽抱着二锅头，睡在沙发上，于是送盛砚书的任务交给了我。

晚风席席，我和他并肩走在小路上。

趁着夜色正浓，我悄悄伸手，想去握盛砚书的手，不料他早有准备，抢先一步包住了我的手。

我们两个谁都没有说话，快到小区门口的时候，盛砚书突然停住，「佳期。」

「啊？」

我还没来得及反应，盛砚书双手环住我的腰，向上一提。

接着，我双脚落在一处台阶上，比盛砚书高了一点点。

听到水声，我意识到，身后是小区的喷泉广场。

每晚 8 点准时有场灿烂的霓虹喷泉高高喷上夜空。

我的心狂跳起来，双手搭在盛砚书肩上，脸颊滚烫。

「佳期，佟嘉业这个名字，我真是熟得很啊.....」他笑着，眼眸深邃，「你念叨了小半年，我耳朵都听出茧子了。」

我愣了一下，「你怎么知道我前男友的名字？」

盛砚书说：「你哥怕你想不开，刚开始那阵儿，视频一开就是一天。我和他都忙，于是两个人交替看着你。」

我捂着脸，小声说：「完了，我那点丑事都被你知道了。」

我哪里知道，天花板外，还坐了个盛砚书。

「你怎么突然说起这个了？」我问。

「因为我不想让你觉得我不正经，或者图谋不轨。」盛砚书的眼睛，仿佛融进了夜色，「我这辈子，做什么都是稳中求胜，唯独对你操之过急。今夜叔叔的话提醒了我，你还小，应该慢慢来。」

我认真思考了一下，「其实我很专一的，只要你不放弃我，我就会一直喜欢你。」

「如果我老了，长得不好看了呢？」

我歪着头想了一会儿，被自己逗笑了，「那我只能喜欢你 70%，剩下的 30% 是亲情。」

「已经很高了。」盛砚书笑着，揉了揉我的头。

我问：「那你呢？」

「我对你的爱，永不递减。」

砰！

20 点整。

喷泉广场的灯光瞬间照亮夜空。

一道水柱自池中冲天而起，五彩霓虹闪耀。

盛砚书的手轻轻一拉，两人距离瞬间靠近，他踏上台阶，低下头吻住了我。

心底的尖叫已经冲破心扉，带着灵魂在幽深的夜空飘荡。

我耳根滚烫，不知不觉，已经被他抱坐在花坛边，双手揽住了盛砚书的脖子。

我穿了一条裙子，稍微在膝盖之上，微风一吹，就蹭到了大腿。

我踢掉鞋子，光着脚快乐地踢来踢去。

喘息的间隙，盛砚书突然用手压住我的腿，「接吻还不老实。」

炙热的温度贴在皮肤上，我动了动，盛砚书突然松开了手，替我把裙摆拉回到膝盖处。

「很晚了，我先送你回去。」

面对一反常态的盛砚书，我蒙头蒙脑地被抱下来，牵着往回走。

「我们.....就.....这？下一步呢？」

「不许胡思乱想。」盛砚书摘下眼镜，捏了捏鼻梁骨，「你还什么都不懂。」

不能因为我没有 X 生活，就侮辱我的智商啊！

我一脸郁闷地被送到楼下，小声说「明明是我送你。」

盛砚书低头靠在我耳边，「不用你送。」

面对我疑问的目光，他补充道：「我想亲你一晚上，找个借口而已。」

我僵在那儿，浑身酥酥麻麻的。

「楼下的，离那么近干什么？」

我一抬头，我哥的大脸正紧紧贴在二楼纱窗上，语气阴沉。

在尤川泽杀人般的眼光里，我跳起来，挑衅地抱着盛砚书的脖子，在他侧脸上吧唧亲了一口。

「尤佳期，你给老子矜持点！」我哥像一只关在动物园里的猴子，几哇乱叫。

赶在他提着扫把冲下来之前，我飞快地告别盛砚书上了楼。

5

有了家人的支持，我和盛砚书的恋爱进展顺利。

热恋期持续了几个月。

只有尤川泽看不惯我俩。

中午我找盛砚书吃饭的时候，他成了最大瓦数的电灯泡，后来我气不过，把我嫂子也叫上了。

于是医院食堂总能看见我们四个人并桌吃饭。

这天中午，他们三个人都来晚了，我第一个到，因为天气热，直接在食堂等。

打了餐坐下的时候，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穿高跟鞋的女人。

我咬着烤鸡翅慢慢抬头，看见一头栗色的波浪长发，女人妆容精致，衣着优雅知性，十分漂亮。

她笑眯眯地看着我，柔声说：「你是砚书的妹妹吧？」

我摇摇头，「我不——」

「认识一下，我是砚书的前女友。」

我目瞪口呆，放下筷子，也伸出手，「你好你好，我是他现——」

「你不介意我坐这里吧？」

「.....」

我缓了缓神，皱起眉头，「我是他——」

「我要重新追你哥哥，希望你能帮帮忙。」

「不能！」我终于插了句话，生硬地拒绝了，「他是我的。」

女人勾唇一笑，「他永远是你哥哥，我以后，也会很喜欢你的。」

我气急了，这个女人，怎么不听人讲完话！

面前突然放了一杯可乐，一道温柔的女声插进来：

「雅琳，介绍一下，她是砚书的女朋友，也是我未来的小姑子。如果你想追砚书，恐怕不太合适。而且我记得，前女友这个称呼，砚书从来没认过。」

我抬头，看到了嫂子含笑的侧脸。

多年以后回想起这一幕，我依然觉得那一刻的嫂子，光芒万丈。

女人僵持了一阵，目光在我身上走了个来回，「你确定，砚书会喜欢一个.....半大的孩子？」

嫂子笑了笑，「砚书不喜欢孩子，他只是喜欢年轻的漂亮女孩。」

她刻意把年轻和漂亮咬得很重。

女人脸色变了，转而对付我：

「小姑娘，没毕业吧？大人之间的爱情，牵扯太多，不是你以为的那么简单。」

我捏着可乐罐，朝女人伸出手。

她皱皱眉：「干什么？」

我笑着，「砚书哥哥，我打不开。」

盛砚书从她身后走来，擦肩而过，单手接过可乐罐一启，丰沛的泡沫争先恐后涌出。

他递到唇边，我就这他的姿势，小口啜去浮在瓶口的泡沫。

喝一半，他拿开，说：「先吃饭。」

继而转头，对女人说：「劳驾让个地方，我要陪女朋友吃饭了。」

女人挂着牵强的笑，「砚书，我是雅琳。」

「我知道。」

「她说是你前女友。」我眨眨眼，有些委屈。

任谁平白无故碰上男朋友的前任，还被教训一通，都会不开心的吧。

盛砚书随手在我头上摸了一把，

「在同一个教室上过几次自习，传过几天绯闻。如果知道今天会让我女朋友误会，那时我一定会澄清的。」

我想起第一次见盛砚书，我追着他喊嫂子，他也并没有解释，似乎他天生就不是一个爱解释的人。

女人挫败离去。

盛砚书坐在我对面，透过眼镜注视我：「生气了？」

我摇摇头，「你和嫂子都帮我了，不生气。」

「不生气，怎么把米饭戳成这样？」

我低头，发现米饭中间多了个坑。

嫂子笑着说：「雅琳说话没个轻重，我听着都生气。」

盛砚书点点头，「我去跟她谈清楚，放心。」

我哥今天没来，嫂子买了饭，留下我俩过二人世界。

突然，四周人群如受惊的鸟群，呼啦散开。

四周顿时清静不少。

我啃着鸡翅，迷茫地看了看四周，发现身边突然坐过来一个大叔。

头发掺着白，面容严肃，还有点.....面熟。

没来得及躲开的人惊恐地喊了句：「盛院长。」

我一听，吓得蹭从椅子上站起来，结结巴巴道：「叔叔好。」

盛砚书神色冷寂，「我告诉过您了，还不到时候，不要吓她。」

说完将我拽过去，拿起卫生纸擦干净双手，「吃饱了吗？」

我点点头。

「吃饱了就走。」盛砚书护着我起身。

他爸爸轻咳一声，「我就是来看看。」

我突然觉得直接走不太好，丑媳妇总要见公婆的嘛，我小声
道，

「叔叔，我是盛砚书的女朋友，初次见面，请多指教。」

他爸爸脸上的表情和盛砚书如出一辙，但眼尾的褶子还是暴露
了他此刻愉悦的心情，

「看看小姑娘多懂事，我白养你这些年。佳期是吧，我听说过
你，可比我家砚书好多了。」

听到有人夸我，我乐呵呵一笑，「您吃饭了吗？」

「唔……」他爸爸突然想到什么，「没呢。」

我眼巴巴地抬头跟盛砚书说：「你也没吃呢，再吃点吧。」

盛砚书和他爸爸的相处总透着一股僵硬。

吃饭的时候，他们的谈话我也插不上嘴，大多是学术交流。

他爸爸问，盛砚书答，不一会儿就冷场了。

我溜出去，买了两瓶汽水，一瓶给了叔叔，一瓶放在盛砚书手
边，是他最爱喝的。

盛砚书说：「他不喝，给我——」

叔叔对着我露出了难得的微笑，「谢谢啊，佳期。」

说完在盛砚书古怪的目光里，单手熟练地启开了易拉罐。

「叔叔跟你一样呀。」我偷偷对着盛砚书笑。

「嗯。」他摸了摸我的头，眼神柔和。

气氛缓解了不少，叔叔开始和我说话。

我话匣子一打开就很难收住了，这边眉飞色舞地讲。

叔叔津津有味地听，盛砚书低头，慢条斯理地给我加菜。

一顿饭吃得很高兴，临走前，叔叔笑着说，

「你和小尤，都挺不错，以后多来家里坐坐。」

我连忙点头，回过味来，他口中的小尤，是尤川泽。

说曹操曹操到。

那边尤川泽踢踢踏踏跑来了，气喘吁吁地，「哟！院长！今天来这边吃饭了？」

叔叔恢复了刚才的威严，板着脸：「来看看未来儿媳妇。」

尤川泽干笑几声，「我妹活泼一点，我觉得盛砚书太闷了，就适合这样的。」

叔叔点点头，「我也觉得。」

说完拍了拍尤川泽的肩膀，「小尤啊，好福气。」

尤川泽不明所以，瞪着俩大眼珠瞅我。

我笑嘻嘻道：「小尤，院长夸你呢。」

尤川泽给了我个警告的眼神，送走院长，才一脸后怕地凑过来，「灭绝师尊出现了，灭绝师太呢？」

「我妈出差，不在。」盛砚书说。

尤川泽急得跳脚，「你怎么让佳期撞上他呢！还想不想处了！」

拽着我左看右看，「刚才没骂你吧？」

「没有。」

「以后还是别在这吃饭了，你先给你爸妈打打预防针，做好思想工作。」尤川泽给盛砚书出主意。

这时我才知道，盛砚书父母被他们同事亲切地称为：灭绝夫妇。

不苟言笑，只谈正事，久居领导层，做事雷厉风行。

总之就是两个字，强势。

难怪盛砚书的性子这么淡，也不爱提起自己父母。

起先尤川泽强烈反对我跟盛砚书在一起，就是怕我进了他家受欺负。

「我觉得叔叔挺好的。」

尤川泽一脸沉痛，「完了，被洗脑了。」

回去的路上，我拽拽盛砚书，「我不怕跟你回家见家长。」

盛砚书垂眼看我，好一阵儿没说话。

「喂！你是不是嫌弃我啦？」

盛砚书叹了一口气，将我压向自己怀抱。

清淡的消毒水儿味围绕着我，头顶他轻轻地说：「佳期，你确定要嫁给我吗？」

我笑嘻嘻地说：「那可不一定，你没求婚呢。有个人他总想慢慢来，可他忘了世界上就有一类人，干什么都快。你们总说我小，但 24 岁，成年 6 年，你们凭什么认为，我不能为自己负责？」

盛砚书眼底有什么东西在闪动，他捧着我的脸颊，头低下来。

一辆车缓缓驶入医院大门，最后停在我们身边，玻璃窗落下，「砚书，今晚回家吃饭。」

我惊叫一声，捂着脸靠在盛砚书怀里。

盛砚书抱着我，问：「妈，你怎么提前回来了？」

今天不宜出行吗？未来公婆都遇上了。

车里的阿姨语气冷淡：「先解决你的终身大事。」

我小脸涨得通红，局促地转过身，鞠了一躬，

「阿姨好，我是盛砚书的女朋友，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还是一模一样的说辞。

车里的阿姨穿着一身黑西装，头发在后盘扎成一个紧紧的丸子。

标准的事业型女强人。

阿姨目光落在我身上，突然问：「吃糖吗？」

「啊？」

她从车窗里递了一包糖过来，

「回来得急，没买什么土特产，他们当地的糖不错，拿着吧。」

「谢谢阿姨.....」

「求婚了吗？」阿姨转而去问盛砚书。

盛砚书说：「没有。」

阿姨点点头，「确定了就抓紧，今晚佳期有空吗？」

不等盛砚书说话，我急忙点头，「有空的阿姨。」

她脸上浮现一丝浅浅的笑，「好，一起来吧。」

车缓缓开走，我捧着一袋糖，尖叫起来，「我要见家长啦！怎么办怎么办！我还没化妆打扮！」

盛砚书叹了口气，「你这样很好，他们很喜欢你。」

「你怎么知道？」

盛砚书笑了笑，「说实话，这么多年，我爸从来不喝汽水，我妈也从来不吃糖。」

「我还没来得及展现魅力呢.....他们怎么就开始喜欢我了？」

「你哥在他们二位面前，一直很讨喜。」

所以爱屋及乌？

我沾了尤川泽的光。

6

这天晚上，我如约出现在盛砚书家门口。

进门的时候，盛砚书从鞋柜里拿出一双粉色的长兔耳朵的拖鞋，与他家的风格格格不入。

「别了吧，你给我双普通的就好。」

「给你买的，穿着吧。」

他知道我喜欢粉兔子，但不知什么时候准备的。

进了客厅，叔叔和阿姨正在厨房，听见动静齐齐望过来，里面摆满了各种锅碗瓢盆，不知道的以为要做满汉全席。

只是现下，厨房有些杂乱，两人还有点狼狈。

二位走出来，厨房门一关，像是在遮掩什么。

盛砚书皱皱眉，「爸妈，火关了吗？」

一阵长久的沉默，盛砚书认命地套上围裙，拍拍我的脑袋，「客厅坐一会儿吧，我去做饭。」

一开门，一阵刺鼻的糊味儿扑面而来。

叔叔和阿姨对视一眼，尴尬笑笑。

我健步跟在盛砚书后面冲进去，说：「我去帮忙！」

逃离了令人窒息的场景，我长舒一口气。

盛砚书动作熟练地关了火，开窗通风，洗刷餐具。

厨房简直变成了战场。

看得出来，叔叔阿姨很想做一桌好菜，可并不精通厨艺。

我不敢一个人在客厅待着，就跟在盛砚书后面打下手。

他也不赶我，偶尔能抽出功夫偷偷喂我一块。

「你很熟练呀？」我啃了口胡萝卜，慢慢嚼着。

「嗯，我爸妈忙，小时候自己一个人做饭，习惯了。」

听到这，我满是心疼，「早知道当年我就多做一点了。」

听我哥说，他们食堂的饭狗都不吃。

「没事，我吃得饱。」盛砚书语带笑意，「你哥抢不过我。」

盛砚书做饭很快，地上凌乱的食材逐渐减少，变成一桌菜摆在了桌子上。

「佳期呀，来。」

叔叔笑着朝我招招手。

我腼腆走过去，只见他掏出书本厚的红包给我。

「我和你阿姨的见面礼。」

我背着手，不知所措。

「谢谢爸妈。」盛砚书自然地接过，塞进我的小挎包里，说：「吃饭了。」

叔叔狠狠瞪了盛砚书一眼，继而对着我笑：「佳期啊，多吃点，就跟在自己家一样。」

我点点头，「谢谢叔叔。」

阿姨把旁边的盒子往前一推，「这是送给佳期的，打开看看吧。」

我受宠若惊，「谢谢阿姨。」

掀开盖子，里面躺着一只通体浑圆的祖母绿手镯。

我知道此物贵重，想拒绝，阿姨说：

「我当年结婚，砚书她奶奶把这只镯子传给了我。现在我把它送给你，你和砚书在一起，我们很高兴。」

「妈。」盛砚书喊了一声，突然说，「谢谢。」

后来桌上，叔叔喝多了酒，才说这些年我哥没少来盛砚书家蹭饭。

他们家人丁稀薄，逢年过节也没什么人来往，只有我哥，刚参加工作那阵儿，嫌家远，就厚着脸皮隔三岔五地来。

渐渐地，他们都知道尤川泽有个妹妹。

叔叔说：

「看见小尤，我就知道尤家的姑娘不会差。我记得有一年年三十吧，你和你哥打视频电话，小姑娘笑得多开心啊，我们听着也开心。你们兄妹俩聊天比春晚都热闹。」

「砚书性子冷，又大你许多，我和你阿姨都不敢想这好事。我没想到他真敢下手，哈哈，这小子，有我当年的魄力。」

盛砚书轻咳一声，提醒道：「爸，你喝多了。」

叔叔笑咪咪地对着阿姨说：「你瞧，他们还不信，我当年追你那会儿，是不是挺有魄力？」

阿姨喝了口茶，不着痕迹地笑笑。

一顿饭在轻松愉悦地氛围中结束，临走时，阿姨叫住我，

「佳期，把你妈妈电话给我吧。剩下的事，交给我们家长，你和砚书不要有压力。不管最后能不能成，我们家随时欢迎你来做客。」

回去的路上，盛砚书捏了捏我的脸，「高兴？」

我笑着问：「你怎么看出来的？」

「脸都红了。」盛砚书笑着拉住我。

电话响起，接通后，我哥的声音传过来：「怎么样了？」

「叔叔阿姨对我挺好的。」

「你实话实说，受了委屈我替你揍盛砚书一顿。」

「真挺好的。」我看了盛砚书一眼，只见他正认真听我讲电话，「还有，你不许揍他。」

「行，你赶紧回来吧，家里有饭，还给你热着。」

「我吃饱了——」

嘟——

我哥撂了电话，忙音精准地传达着他的不爽。

「他莫名其妙。」我一脸郁闷地跟盛砚书告状，「明明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了，他还干涉我自由。」

「佳期，我们结婚吧。」

面对他突如其来的求婚，我愣了一下。

「我告诉自己放慢脚步，但我不想再等了，再过半年，我们结婚，好不好？」

「再过半年是冬天……」我慢吞吞地说，「可是我想穿漂亮的婚纱……」

盛砚书深吸了一口气，「好，明年春天。」

「——下个月吧。」我同时开口，说完吐吐舌头。

盛砚书轻轻在我额头上弹了个脑瓜崩，「想什么呢？说过给你时间，万一你不喜欢我呢？」

「我喜欢呀！」我跳起来，抱着盛砚书，「你们总怀疑我！」

盛砚书笑起来，「好，信你。」

我看着他让人沉醉的笑容，突然小声道：「他们都说结婚前要试一试.....」

「试什么？」

我耳根发烫，贴得他紧紧的，「就是.....试.....那个啊.....」

盛砚书浑身突然僵住，眼睛定在我脸上。

他喉结滚了滚，「不行，你太小。」

我蹭了蹭，「我哪小了？」

「别闹。」盛砚书低叱一声，搂着我的腰一动不动。

我抱着他，哼唧道：「你是不是怕我哥！」

「尤佳期，我是怕你哭。」

我不甘心地跟他对视了很久，盛砚书笑着拍拍我的头，「走吧，小色鬼，送你回家。」

车停到我哥家楼下，盛砚书熄了火，「你哥今晚夜班，自己一个人在家怕不怕？」

「怕。」我大言不惭地说。

盛砚书点点头，拎着我的包下了车。他已经轻车熟路了，还有我哥家的钥匙。

家里没人，我哥临走前还把热菜扣在桌子上，菜量足够喂头猪了。

我悄悄看了眼时间，11 点半，据说今晚有暴雨。

「我想看电影。」

「睡觉。」

「我不。」

盛砚书做了退让，从旁边抽屉里找出碟片。

我趁此机会换了身宽松的睡衣，松开头发抱着零食来到客厅。

盛砚书看了我一眼，移开目光。

电影很无聊，我看得眼皮子发粘。

刚要睡着，窗外一个闷雷，瞌睡虫吓得无影无踪。

我本能地往盛砚书身边缩。

一双大手捂住了我的耳朵，看着盛砚书平静的脸，我穿过他脖子两侧，双手在他身后交叠，轻轻吻住他。

「我想试试。」

一声闷雷自天边滚滚而来。

撬开了什么，春芽破土。

腰上突然多了一只胳膊，稍一用力，我便被盛砚书抱起。

心跳得很快，我指指卧室，小声说：「那儿。」

盛砚书喉结一滚，声音嘶哑，「尤佳期，待会别哭。」

这个夜晚，窗外大雨瓢泼，雾气淋漓。

汨汨水滴汇聚成河，顺着窗台落入泥土，滋养着葱翠草木。

雨势渐猛，击打得窗外芭蕉飘摇晃动。

脆弱细杆发出不堪重负的吟唱，最终清澈的一声响，啪！

折断下去。

叶片中汇聚的一汪清泉刹那摔碎成千瓣。

大雨正欢。

很久之后，雨势渐歇。

只剩蟋蟀低低的哀鸣。

「热吗？」

我一边抽噎，一边点头，「有点闷。」

「要不要开窗？」

「嗯。」

窗外的雨声滴滴答答。

盛砚书抱着我走进浴室，洗过澡后，替我换上了棉质的睡裙。

我趴在他肩上，昏昏欲睡。

最后便什么都不记得了。

7

尤川泽的咆哮声从很远的地方传来，逐渐清晰。

我揉了揉眼坐起来，看清了眼前场景，昨晚的记忆瞬间涌入脑海，我突然笑着在床上打了个滚。

这时，尤川泽的声音清楚地从门外传来。

「盛砚书，你怎么从她屋里出来的？」

「对不起。」是盛砚书在说话。

砰！

拳头打在人身上的闷响。

我推开门，看见尤川泽双眼怒睁，盛砚书侧着脸，嘴角红了一块。

我扑过去挡在盛砚书面前，「哥，你干吗啊！」

「尤佳期，你给我让开！看我不打死这孙子！」

「我自己愿意的！你打我吧！」

尤川泽差点被我气得当场去世。

盛砚书扳过我的身子，俯下身，耐心替我系好睡衣上的几粒扣子，

「没事，你去睡吧。我跟他谈谈。」

「你们这是谈吗？这是斗殴！我不走！」

「乖——」

「不要。」我眼眶一红，开始掉眼泪，「我心疼。」

我哥很久没见我哭过了，表情愣怔，突然扯了把纸巾往我脸上一怼，「行了行了，不打了不打了。」

盛砚书抱起我，进屋前说：「其他的事，以后再说。」

屋里，我坐着，默默掉眼泪，「你疼吗？」

盛砚书抱着我一动不动，「还行，他没使劲。」

「对不起，害你挨打了。」

盛砚书说：「是我自己没忍住。」

「这事很严重吗？」

盛砚书无奈地笑笑，「有点。」

之后我偷听了客厅里尤川泽和盛砚书的对话，因为盛砚书昨晚的「失误」，尤川泽逼迫他签下了「不平等条约」。

我作为最大的受益方，被禁止出现在签约现场。

其中一条签约内容：无条件配合甲方的复习工作。

某天夜晚，我起床喝水的时候，听见了我哥和盛砚书的声音。

这次我鼓起勇气敲了敲门，几分钟后，尤川泽捏着满手钢针，出现在门口，身后盛砚书上半身被扎成了刺猬。

「哥，你欺负人！」

「回去睡觉。」尤川泽面无表情地把我关在了门外。

最后还是我告诉爸妈，才得以解决。

一个月后，双方父母第一次正式会晤。

我爸妈刚刚见完嫂子的家长，又匆匆来见盛砚书的，俗话说好事成双，我们兄妹俩的婚事前后脚办。

到了来年四月下旬，尤家好事不断。

蜜月旅行的时候，我死都不跟尤川泽同一条线。

最后，尤川泽带着嫂子去东边看海，我则要跟盛砚书去敦煌。

两家人在机场分别。

嫂子温柔地对我说：「佳期，我会给你带纪念品的。」

「我也是！」

尤川泽带着墨镜，「尤佳期，注意安全。」

「噢。」

去的时候好好的，一路颠簸，刚到目的地，我就开始吐。

吃什么吐什么。

盛砚书带着我直奔当地医院，起初以为水土不服，直到看到验血报告单，盛砚书一脸僵硬地说：「我们明天回去。」

生怕飞机颠簸，让我妊娠期更加难受，第二天，盛砚书带着我坐上了回家的高铁。

看着外面飞驰的风景，我并没有多少失落。

其实我并不在乎一个旅行可以看到多少好看的景色。

因为和盛砚书在一起，人间遍地，皆是风景。

全文完。

寄语：故事很短，人生很长。愿所遇皆是爱人，佳期如许，岁月可期。

该盐选专栏共 13 章，已全部读完

[查看详情](#)



VIP



盐选专栏

夫君修炼指南：宠妻的一百种方式

小柒

共 13 节

会员专享 ¥19.00

发布于 21 小时前

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版权归 www.zhihu.com 所有